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三

趙郡
蘇洵

譜例

古者諸侯世國鄉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
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
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
族人相與為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
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
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
族不散其勢宜忘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也蓋自唐表

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曰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於趙郡蘇氏以為蘇氏族譜它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為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為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為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為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歐陽氏譜碑後

不俱

蘇氏族譜

蘇氏之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自高陽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子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

生矣情見乎親親見于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吊喜不慶憂不吊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親如是于手其能

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氏諱斲子祈 無嗣

不仕娶子福 子宗夏 子昭鳳 子惟讚 子垂象

黃氏享 子垂正

年若干 子垂範

七月二 子惟善 子垂則

十六日 子昭慶 子惟德 子瑤

卒 子昭安 子渭 子瑗

子沆

子浩

平

子宗藝 無嗣

子漸
子沫

子宗瓊 無嗣

子禮 子暉 子昭翰 子文質 子士元

子文圭 子士能

子士良

子士寧

子士嘉

子士宗

子暎 子昭遇 無嗣

子昭遠 無嗣

子昭逸 無嗣

子昭建 無嗣

子暎 無嗣

子祐 子宗靄 子昭玘 子文實 子惟忠

子惟恭

子文寶 無嗣

子昭現 子文采 子士祥

子宗著 子德謙 子永

子諱祐 子宗善 子昭圖 子惟益 子允元

不仕娶 子允滋

李氏享 子惟吉 無嗣

年五十 子昭越 無嗣

四七月 子宗晏 子昭 無嗣

三十日 子宗昇 子德榮 子哲 子理

卒 子德升 子淳 子舟 子瑜

子德元 子汶

子諱杲 子諱序 子澹 子位

不仕娶 仕至大 子倫

宋氏享 理評事 子渙

年五十 娶史氏 子洵

一六月 享年七

八日卒 十五五

月十一

日卒

子宗晁 無嗣

子德 子子勳 子慎言 子慶昌

子復圭

族譜後錄上篇

子澄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為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為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為昆吾次曰惠連為參胡次曰箴為彭祖次曰來言為會人次曰安為曹姓季曰季連為羊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為數姓昆吾始姓巳氏其後為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為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為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

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為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為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為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為冀州刺史又遷為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玄味道聖曆初為鳳閣侍郎以貶為眉州刺史遷為益州長史未

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
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
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
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
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
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
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
洵始為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
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
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

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
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歲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
為譜為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
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為譜者之
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
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
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
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
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
及士之始為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

子後之則為大宗故曰繼別為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
大宗死則為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
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
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故
曰繼禰者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
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禰兄
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
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
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為大夫者而後可以為大宗其
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為族譜其法皆

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
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為之後是以繼
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
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
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
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
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
為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
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為譜之志云爾

蘇氏之先自昆吾以來其最顯者司寇忿生三代之事
其聞於今不詳周公作立政而特稱之以教太史其後
周宣宣衰司寇之子孫亦曰蘇公遭讒作詩以刺恭公名
曰彼何人斯惟此二人見於詩書是以其傳至今自蘇
氏入秦而平陵侯建典屬國武始顯遷於趙而并州刺
史章益州長史味道始有聞於世遷於眉而至於今無
聞夫是惟譜不立也自昆吾至書之蘇公五百有餘年
自書之蘇公至詩之蘇公二百有餘年自詩之蘇公至
平陵侯建典屬國武七百有餘年自平陵侯建典屬國
武至并州刺史章二百有餘年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

長史味道五百有餘年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
二百有餘年以三十年而一易世則七十有餘世也七
十有餘世亦容有賢不賢焉不賢者隨世磨滅不可得
而聞而賢者獨有七人七十有餘世其賢者亦容不止
於七人矣而其餘不傳則譜不立之過也故洵既為族
譜又從而記其所聞先人之行昔吾先子嘗有言曰吾
年少而亡吾先人先世之行吾不及有聞焉蓋嘗聞其
略曰蘇氏自遷於眉而家於眉山自高祖淫則已不詳
自曾祖斲而後稍可記曾祖娶黃氏以俠氣聞於鄉閭
生子五人而吾祖祐最少最賢以才幹精敏見稱生於

唐哀帝之天祐二年而歿於周世宗之顯德五年蓋與
五代相終始歿之一年而吾太祖始受命是時王氏蓋
氏相繼據蜀蜀之高才六人皆不肯出仕曰不足輔仕
於蜀者皆其年少輕銳之士故蜀以再亡至自太祖受
命而吾祖不及見也吾祖娶於李氏李氏唐之苗裔太
宗之子曹王明之後世曰瑜為遂州長江尉失官家於
眉之丹稜祖母嚴毅君家肅然多才略猶有竇太后柴
氏主之遺烈生子五人其才皆不同宗善宗吳宗并循
循無所毀譽少子宗晁輕俠難制而吾父杲最好善事
父母極於孝與兄弟篤於愛與朋友篤於信鄉閭之人

絲繆跡皆愛敬之娶宋氏夫人事事甚孝謹而御下甚
廉生子九人而吾獨存善治生有餘財時蜀新破其連
官爭奔其四宅以入覲吾父獨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
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樊陋不葺也好施與曰多財而
不施吾恐他人謀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將以我為好
名是以施而尤惡使人知之族村父玩嘗有重獄將就
逮曰入獄而死妻子以累兄請為我詞獄之輕重輕也
以囚饋我重也以菜饋我饋我以菜吾將不食而死既
而得釋玩曰吾非無他兄弟可以寄死也若惟子及將
歿太夫人猶執吾手曰盍以是屬子之兄弟笑曰而子

賢雖非吾兄弟亦將與之不賢雖吾兄弟亦將棄之屬
之何益善教之而已遂卒卒之歲蓋淳化五年推其生
之年則晉少帝之開運元年也此洵常得之先子云爾
先子諱序字仲先生於開寶六年而歿於慶曆七年娶
史氏夫人生子三人長曰澹次曰渙季則洵也先子必
孤喜為善而不好讀書晚迺為詩律曰道
數十年得數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鄉閭子孫
歌漁治生之意皆見於詩觀其詩雖不工然有以知其
表裏洞達豁然偉人也性簡易無威儀薄於為已而厚
於為人與人交無貴賤皆得其歡心見士大夫曲躬盡

敬人以為諂及其見田父野老亦然然後人不以為怪
外貌雖無所不與然其中心所以輕重人者甚嚴居鄉
閭出入不乘馬曰有甚老於我而行者吾乘馬無以見
之救衣惡食處之不恥務欲以身處衆之所惡蓋不學
老子而與之合居家不治家事以家事屬諸子至族人
有事就之謀者常為盡其心反覆而不厭凶年嘗鬻其
田以濟饑者既豐人將償之曰吾自有以鬻之非爾故
也卒不甯受為箴退之行以求不聞於世然行之既
久則鄉人亦多知之以為古之隱君子莫及也以渙登
朝授大理評事史氏夫人眉之大家慈仁寬厚宋氏姑

甚嚴夫人常能得其觀以和族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洵聞之自唐之喪其賢人皆隱於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其後僭偽之國相繼亡滅聖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孫猶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於天下是以雖有美才而莫顯於世及其教化洋溢風俗變改然後深山窮谷之中向_者之子孫乃始振迅相與從官於朝然其才氣則既已不若其先人質直敦厚可以重任而無疑也而其先人之行乃獨隱晦而不聞洵竊深懼焉於是記其萬一而箴之家以示子孫至和二年九月日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大宗之法冠以別子由別子而列之至於百世而至無窮皆世自為處別其父子而合其兄弟父子者無窮者也兄弟者有窮者也無窮者相與處則害於無窮其勢不得不別然而某之子某某之子某則是猶不別也是為大宗之法云爾故為大宗之法三世自三世而推之無不及也人設二子而廣之無不載也蓋三法以為譜學者之事也由譜而知其先以及其旁子弟以傳於後世是古君子之所重而士大夫之所當知也

以學者之事不立而古君子之所重與士大夫之所當
知者隨廢是學者之罪也於是存之蘇氏族譜之末以
俟後世君子有採焉

一世 別子之適子甲

庶子乙

二世 甲之適子丙

庶子丁

丙之適子戊

庶子己

三世 丙之適子庚

庶子辛

丁之適子壬

庶子癸

戊之適子子

庶子丑

己之適子寅

庶子卯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

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
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
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
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
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
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
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
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
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
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足見吾鄉

鄰風俗之美美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
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喪也猶相與笑之
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趨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
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
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
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
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
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
之薦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譁不嚴也而閭門之政亂
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

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口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與馬赫奕婢妾觀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備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髮髯於斯入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它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三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四

趙郡 眉山蘇洵

張益州畫像記

元羊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明與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某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

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
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
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
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歎未隊於地惟
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
而退無矜容為天子收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緊以生
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
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
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芥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
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弃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

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
齊魯非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
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為
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
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
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意如何
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
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
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
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

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
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慷慨
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
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壽舒舒西人
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
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
西人來觀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
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告
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弃捐禾麻芄芄倉而

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心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婦
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
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彭州圓覺禪院記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
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為自欺且為欺天蓋君子恥食
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
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界我以形而
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
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况

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擇老為
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
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
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乎歸爾父子
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
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
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
公之貳則為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
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為其徒先凡若干
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為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

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為記予住聰之不以叛其師
悅予也故為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
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
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
院以成是為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始予少年時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備具終日嬉遊不知
有死生之悲自長女之夭不四五十年而丁母夫人之憂
蓋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又一年而長
子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于下喪之

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既而有長姊之喪悲憂慘愴之氣鬱積而未散蓋年四十有九而喪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逝將南去由荆楚走大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將去慨然顧墳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精神爽滯於幽陰冥漠之間而不復曠然遊乎逍遙之鄉於是造六菩薩并龕座二所蓋釋氏所謂觀音勢至天藏地藏解冤結引路王者置於極樂院阿彌如來之堂庶幾死者有知或生於天或生於四方上下所適如意亦若余之遊於四方而無繫云爾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泥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鬣鬣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斫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子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夭任為棟梁

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平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老翁井銘

丁酉歲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得來甚

高大壯偉其未分而為兩股回轉環抱有泉坳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為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其葬書為神之居蓋水之行常與山俱山止而泉冽則山之精氣勢力自遠而至者皆畜於此而不去是以可葬無害他日乃問泉夢之民皆曰是為老翁井問其所以為名之由曰往歲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有老人蒼顏白髮偃息於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莫可見蓋其相傳以為如此者久矣因為作亭於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徃徃優游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

又聞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始遇
我而後得傳於無窮遂為銘曰山起東北翼為南四涓
娟斯泉盈溢以瀰斂以為井可飲萬夫汲者告吾有叟
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謂誰山空寂寒或嘯而嬉更千萬
年自絮自好誰其知之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下泯
無溢無竭以永千祀

王荆州畫像贊

太山崇崇東海滔滔蟠為山東公惟齊人齊方千里而
吾獨見公公在荊州或象其儀白鬚紅顏謂公方壯公
生辛丑天子之老誰謂公老其威桓桓鎮天子之南邦

吳道子畫五星贊

世稱善畫曹興張繇牆破紙爛兵火所燒至于有唐道
子姓吳獨稱一時蔑張與曹歷歲數百其有幾何或鏡
于碑以獲不磨吾世貧窶非有富豪堂堂五行道子所
摹歲星居前不武不挑求之古人其有帝堯盛服佩劍
其容昭昭熒惑惟南左弓右刀赫烈奮怒木石焚焦震
怛下土莫敢有驕崔崔土星瘦而長腰四方遠遊去如
飛颯倏忽萬里遠莫可招太白惟將宜其壯夫舍惟婦
人長裙飄飄抱撫四弦如聲嘈嘈辰星北方不麗不妖
執筆與紙凝然不囂粧非令人脣傅黑膏唯是五星筆

勢莫高昔始得之爛其生綃及今百年墨昏而消愈後
愈遠知其若何吾苟不言是亦不遺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
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
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
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
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
留滯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
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

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
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
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盛而如鱗疾而如馳徐
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
紜鬱纒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涌
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虚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
旋傾側宛轉膠戾四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
如燄跳者如鷲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
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
者豈有求乎文武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

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刺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邦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試

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

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
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
無師雖日為文中甚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
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
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
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
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為將得為
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
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槩相摩終夜有
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

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
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
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
後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
況於夷狄請以為贈

丹稜楊君墓誌銘

楊君諱某字某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某父
某皆不仕君娶某氏女生子四人長曰美琪次曰美琳
次曰美珣其幼美球美球嘗從事安靖軍余遊巴東因
以識余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君卒享年若干四年十一

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將葬從事未請余銘以求不泯
于後余不忍逆蓋美琳先君之喪一月而卒美琪美珣
皆志於學而美琳既仕於朝銘曰歲在己亥月在于培
高穴深託后土夫子骨肉歸安此生有四息三哭位後
昆如雲不勝記其後豈不富且貴囑余作銘賴其季更
千萬年豈不偉

祭史彥輔文

嗚呼彥輔胡為而然胡負於天誰不壽考而於彥輔獨
嗇其年誰不富貴使終賤寒誰無子孫詵詵戢戢滿眼
蝼蛄於天何傷獨愛一孺使殞其傳愴愴其惟其下惟

誰有童未冠彥輔從子帶經而哭稽顙來前天高茫茫
慟哭不聞誰知此冤輟哭長思念初結交康定寶元子
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鵬騫奇文怪論卓若無敵悚怛
旁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謹予不喜酒正襟危
坐終夕無言他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為甚歡嗟人何知
吾與彥輔契心忘顏飛騰雲霄無有遠邇我後子先擠
排澗谷無有嶮易我溺子援破窓孤燈冷灰凍席與子
無眠旅遊王城飲食寤寐相恃以安慶曆丁亥詔策告
罷予將西轅慨然有懷吾親老矣甘旨未完往從南公
奔走乞假遂至于虔子時亦來止于臨江繫馬解鞍愛

弟子疑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子將北歸亦既具舩有書晨至開視驚叫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後敢期生還中涂逢子握手相慰曰無自殘旅宿鬼驚中夜起行長江大山前呼後應告我無恐相從入關婦來幾何子以病廢手足若擎我嘉子心壯若鐵石益固而堅瞋目大呼屋瓦為落聞者竦肩子凝之喪大臨嘔血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強起來餞相顧留連我還自東二子喪母歸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藁為子收拾以葬以編我知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天靈

如宗本

之子哭寢門白髮班班疾病來加卧不能奔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鬼尚饗

祭任氏姊文

昔我曾祖子孫滿門姊之先人實惟其孫不幸而亡又不有嗣後世饗祀其託在姊祭於女家聞者歎歎姊不永存後益以疎姊之未亡洵作族譜昆弟諸子可以稽數念姊之先其後為誰周旋反覆不見而悲悲其早喪宜姊壽考春秋薦獻終姊之老今姊永歸遂及良人皆葬于原送哭酸辛姊之子孫恭愿良謹當有達者以塞此恨跪讀此文告以無憾鬼神有知尚克來鑒

其宜宗本

祭亡妻文

嗚呼與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弃我而先我祖京
師不遠當還嗟子之去曾不須臾子去不返我懷永哀
反覆求思意子復回人亦有言死生短長苟皆不欲爾
避誰當我獨悲子生逢百殃有子六人今誰在堂唯軾
與轍僅存不亡咻响撫摩既冠既昏教以學問畏其無
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携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
後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勞苦今不汲汲崇後將悔大
寒酷熱崎嶇在外亦既薦名試于南宮文字焯焯歎驚
筆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寔好要以文稱我今西

歸有以藉口故鄉十里期母壽考歸來空堂哭不見人
傷心故物感涕慙慙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內
失良朋孤居終日有過誰箴昔予少年游蕩不學子雖
不言耿耿不樂我知子心憂我泯沒感歎折節以至今
日嗚呼死矣不可再得安鎮之鄉里名可龍隸武陽縣
在州北東有蟠其丘惟子之墳鑿為二室期與子同骨
肉歸土寃無不之我歸舊廬無不改移鬼兮來未泯不日
來歸

祭姪位文

嘉祐五年六月十四日叔洵以家饌酒果祭于亡姪之

靈昔汝之生後余五年余雖汝叔父而幼與汝同戲如
兄弟然其後余日以長汝亦以壯大余適四方而汝留
故國余既歸止汝乃隨汝仲叔旅居東都十有三歲而
不還今余來東汝遂溘然至死而不救此豈非天邪嗟
夫數十年之間與汝出處參差不齊曾不如其幼之時
方將與汝旅于此汝又一旦而歿人事之變何其反覆
而與人相違嗟余伯兄其後之存者今日以往獨汝季
弟與汝之二孺此所以使余增悲也汝歿之五日汝家
將殯汝于京城之西郊菟如有知於此永別尚饗

祭史親家祖母文

嗟人之生其久幾何百年之間逝者如麻反顧而思可
泣以悲夫人之孫婦于子轍自初許嫁以及今日旻天
不吊禍難荐結始自丁亥天崩地拆先君歿世次及近
歲子婦之母亦以奄弃顧惟荼毒謂亦止此誰知于今
乃或有甚室家不祥死而莫救及于夫人亦罹此咎子
喪其妣婦喪祖母誰謂人生而至於此是嘆嗟傷心悲不
能止

議脩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
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

之說與敕書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妥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抵牾齟齬

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兵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楯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諱於隱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為賢者諱然其所謂諱

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四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五

雜詩

雲興于山

趙郡 蘇洵

雲興于山霧霑霧為霧匪山不仁天實不顧山川我身為我百許豈不畏天哀此下土班班鴟鳩穀穀晨號天乎未雨余不告勞誰為山川不如羽毛

有驥在野

有驥在野百過不呻子不我良豈無他人繫我于廐乃不我駕遇我不終不如在野禿毛子霜寄肉于狼寧彼我傷寧人不我顧無子我忘

有觸者犢

有觸者犢再簞不却為子已觸安所置角天實昇我子
欲已我惡我所為盍奪我有子欲不觸盍索之筮

朝日載昇

朝日載昇薨薨伊氓于室有績于野有耕于塗有商于
邊有征天生斯民相養以寧嗟我何為踽踽無營初孰
與我今孰主我我將往問安所處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逆于門來升我堂來飲我樽羞醜不時詈
我不勤求我何多請辭不能客謂主人唯子我然求子

之多責子之深期子于賢

顏書

任君北方來手出邠州碑為是魯公寫遺我我不辭魯
公實豪傑慷慨忠義姿憶在天寶末變起漁陽師猛士
不敢當儒生橫義旗感激數十郡連衡闖羗夷新造勢
尚弱胡為力未衰用兵竟不勝歎息真數奇杲无死常
山烈士淚滿頤魯公不死敵天下皆熙熙柰何不愛死
再使踏鯨鰭公固不畏死吾實悲當時緬邈念高誼惜
哉生我遲近日見異說不知作者誰云公本不死此事
亦已奇或云公尸解雖見殺而實不死大抵天下心人人屬公思加以

不死狀慰此苦歎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愛其平生迹往往或子遺此字出公手一見減歎咨使公不善書筆墨紛訛癡思其平生事豈忍弃路歧況此字頗怪堂堂偉形儀駿極有深穩骨老成支離點畫迺應和關連不相違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異狀貌各自相結維離離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綴會或作斗與箕骨嚴體端重安置無歌危篆鼎兀大腹高屋無弱楯古器合尺度法物應矩規想其始下筆莊重不自卑虞柳豈不好結束煩帶羈筆法未離俗庸手尚敢窺自我見此字得紙無所施一車會百木斤斧所易為團團

披明月欲畫形終非誰知忠義心餘力尚及斯因此數幅紙使我重嘆嘻

歐陽永叔白兔

飛鷹搏平原禽獸亂衰草蒼茫就擒執顛倒莫能保白兔不忍殺歎息愛其老獨生遂長拘野性始驚矯貴人織筠籠馴擾漸可抱誰知山林寬穴處頗自好高颯動槁葉群竄迹如掃異質不自藏照野明高颯獵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當騎蟾蜍靈杵手自搗

卷二任

魯人賤夫子鳴丘指東家當時雖未遇弟子已如麻柰

何鄉問人曾不為歎嗟區區吳越問骨不憚選習見
反不怪海人等龍蝦嗟我何足道窮_居輒出無車昨者入
京洛文章彼人誇故舊未甯信聞之笑呀呀獨有兩任
子知我有足嘉遠遊苦相念長篇寄芬葩道我亦未尔
子得無增加貧窮已衰老短髮垂鬢鬢重祿無意取思
治山中禽往歲栽苦竹細密如蕪蔭庭前三小山本為
山中楂當前鑿方池寒泉照谿呀翫此可竟日胡為塔
朝衙何當子來會酒食相邀遮頽為久相敬終始無疵
瑕閑居各無事數來飲流霞

丙申歲余在京師鄉人陳景回自南來其

官得太子中允景回舊有地在蔡令將治園
囿於其間以自老余嘗有意於嵩山之下洛
水之上買地築室以為休息之館而未果余
景回欲余詩遂道此意景回志余言異日可
以知余之非戲云尔

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衆
我獨厭倦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盛恐我後世鄙且愚
經行天下愛嵩嶽遂欲買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盡
山色照野光如濡民生舒緩無天扎衣冠堂堂偉丈夫
吾今隱居未有所更後十載不可無聞君厭蜀樂上蔡

占地百頃無邊隅草深野闊足狐兔水種陸取身不勅
誰知李斯顧秦寵不獲牽犬追黃狐今君南去已足老
行看嵩少當吾廬

憶山送人

少年喜竒迹落鞍馬間縱目視天下愛此宇宙寬山
川看不厭浩然遂忘還岷峨最先見晴光厭西川遠望
未及上但愛青若鬢大雪冬沒脛夏秋多蛇虺乘春乃
敢去匍匐攀孱顏有路不容足左右號鹿猿陰崖雪如
石迫暖成高瀾經日到絕頂目眩手足顛自恐不得下
撫膺忽長歎坐定聊四顧風色非人寰仰面嘯雲霞垂

手撫百山臨風弄襟袖飄若風中仙竭來游荆渚談笑
登峽船峽山無平岡峽水多悍湍長風送輕帆瞥過難
詳觀其間最可愛巫廟十數巔登其巔身自玉幹折首不見
端其餘亦說怪土老崖石頑長江渾渾流觸齧不可欄
苟非峽山壯浩浩無隅邊恐是造物意特使險且堅江
山兩相值後世無水患水行月餘日泊舟事征鞍爛熳
走塵土耳聾目眩昏中路逢漢水亂瀟愛清淵道逢塵
土客洗濯無瑕痕振鞭入京師累歲不得官悠悠故鄉
念中夜成慘然五噫不復留馳車走轅轅自是識嵩岳
蕩蕩容貌尊不入衆山列體如鎮中原幾日至華下秀

色碧照天上下數十里映睫青噴噴
蟠長安一月看山岳懷抱斗以騫漸漸大道
負綠下瞰不測溪石齒交戈鋌虛閣怖馬之險崖摩吾
肩左山右絕澗中如一繩慳傲睨駢鞍戀不忍驅以鞭
累累斬絕峯兀不相屬聯背出或逾峻遠驚如爭先或
時度岡領下馬步險艱怪爭看愈好勤劬變清歡行行
上劍閣勉強踵不前矯首望故國漫漫但青煙及下塵
頭坂始見平沙田婦來顧妻子壯抱難留連遂使十餘
載此路常周旋又聞吳越中山明水澄鮮百金買駿馬
往意不自存投身入廬岳首挹瀑布源飛下二千尺強

烈不可干餘潤散為雨遍作山中寒次入二林寺遂獲
高僧言問以絕勝境導我同躋攀逾月不倦厭岩谷行
欲彈下山復南邁不知已南虔五嶺望可見欲往苦不
難便擬去登玩因得窺群蠻此意竟不償歸抱愁煎煎
到家不再出一頓俄十年昨聞廬山郡太守雷君賢往
求與識面復見山鬱蟠絕壁橫三方有類大破鑲包裹
五六州倚之為長垣大抵蜀山峭巉刻氣不溫不類嵩
華背氣象多濃繁吳君穎川秀六載為蜀官簿書苦為
累天鶴囚籠樊岷山青城縣峨眉亦南捷黎雅又可到
不見宜悒然有如烹脂牛過眼不得食始謂泛岷去此

約今又憇只有東北山依然送歸軒他山已不見此可
著意看

上田侍制詩

日落長空道大野渺荒荒吁嗟秦皇帝安得不富強山
大地脉厚小民十尺長耕田破萬頃一稔粟柱梁少年
事游俠皆可荷弩槍勇力不自驕頗能啖乾糧天意此
有謂故使連西羌古人遭邊患累累鬪兩剗方今正似
此猛士強如狼跨馬負弓矢走不擇澗岡脫甲森不顧
袒裊搏敵場嗟彼誰治此踧踖不敢當當之負重責無
成不朝王田侯本儒生武略今泯泯右手握麈尾指麾

據胡林郡國遠浩浩邊鄙有積倉秦境古何在秦人多
戰傷此事久不報此時將何償得此報天子為侯歌之
章

途次長安上都漕傅諫議

丈夫正多念老大自不安居家不能樂忽忽思中原慨
然奔鄉廬劫劫道路開窮山多虎狼行路非不難昔者
倦奔走閉門事耕田蠶穀聊自給如此已十年緬懷當
今人草草無復閑堅卧固不起芒背實在肩布衣與食
肉幸可交口言默默不以告未可遽羅愆驅車入京洛
藩鎮皆達官長安逢傅侯願得說肺肝貧賤吾老矣不

楚碧亭願氏有殘卷本
新雕老蘇先生文集
屬存詩卷此首起至
末宋本標題大字餘
山字廿行共八字
復翁記

復苦自歎富貴不足愛浮雲過長天中懷邈有念傲
難自論世俗不見信排斥僅得存昨者東入秦大
滿田秦民可無饑為君喜不眠禁軍幾千萬仰此
咽西蕃久不反老賊非常然士飽可以戰吾寧為
傅侯君在西天子憂東藩烽火尚未滅何策安西
侯君謂何明日將東轅

答陳公美

少壯事已遠舊交良可懷百年能幾何十載不得
昔居鄉里游處了無猜飲食不捫捨談笑久所陪
以為兄分密誰能開齒髮俱未老未至衰與頹我
子在

故黃校

強祿君猶無嬰孩君後獨捨去為吏天一涯我又
走遠引不復來歲月杳難恃區區老吾儕况從與
多事歲若排心力不能救衰病侵骨髓二子皆已
吾苦無才君亦已有嗣骨日秀且佳人事知幾變
終不諧昨者本不出豪傑苦自吟鬱鬱自不樂誰
悲哀翻然感其說東走陵巔崖不意君在此得奉
談君顏蔚如故大噓飛塵灰我老應可怪白髮生
新句辱先贈古詩許見推賢俊非獨步故舊每所
詩報嘉貺亦聊以相催

又答陳公美三首

黃校無
首字

少黃校

苦自吟

故黃校
黃校

仲尼魯司寇官職亦已優從祭肉不及戴冕奔諸侯當時不之知為肉誠可羞君子意有在衆人但愆尤置之待後世皎皎無足憂

仲尼為羣婢一走十四年荀卿老不出五十千諸田顧彼二夫子豈其陷狂顛出處固無定不失稱聖賢彼亦誠自信誰能多言

公孫昔放逐牧羊滄海濱勉強聽鄉里垂老西游秦自固未為壯徒久辛勤君子豈必隱孔子豈皆旅人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貧賤羞妻子富貴樂鄉關不見李夫子得意今西還白

送任師中任清江

吾喜尚喜事羨君方少年有如伏櫪馬看彼始及鞍奔騰過吾目蕭條正思遠誰知脫吾羈傲睨登太山君今始得縣翱翔大江干大江多風波渺然欲翻浩蕩吞九野開闔壯士肝人生患不出局束守一廛未嘗見大物不識天地寬今君吾鄉秀固已見西川去年作邊吏出入烽火間儒冠雜武弁屢與羶裘言又當適南土大浪泛目前胸中芥蒂心吹盡為平田陳湯喜形勝所至常縱觀吾想君至彼胸膽當豁然

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

十年嘗作捷為令四脉嘗聞愍俗詩共歎才高堪御史
果能忠諫致戎麾會稽特欲榮公子馮翊猶將試望之
船繫河隄無幾日南公應已怪來遲
臺省留身凡幾歲江湖得郡喜今行卧聽曉鼓朝眠穩
行入淮流鄉味生細雨滿村尊菜長高風吹旆綵船停
到家應有壺觴勞倚賴比鄰不畏卿

從叔母楊氏輓詞

老人凋喪悲宗黨寒月淒涼葬舊林白髮已知鄰里暮
傷懷難盡子孫心幾年贈命遙幽壤當有銘文記德音
千里緘詞託哀恨嗚嗚引者涕中吟

馬渡澆水紅旗照蜀山
歸來未解帶故舊已滿門
平生浪游處何者哀王孫
壯士勿齷齪千金報一殮

送陸權叔提舉茶稅

君家本江湖南行即鄰里
稅茶雖冗繁漸喜官資美
嗟君本薦學寤寐好文字
往年在巴蜀憶見春秋始
名家亂如髮夢錯費尋理
今來未五歲新傳滿盈几
又言欲治易雜說書萬紙
君心不可測日夜湧如水
何年重相逢祇益使余畏
但恐茶事多亂子易中意
茶易兩無妨知君足才思

送王吏部知徐州

滿黃校

此下宋本缺

同解

旗宋本

行黃校

曾黃校

黃校

東徐三齊之南鄰夫子豈是三齊人
辭囂已靜得此守走充入藪魚投津
徐州絕勝不須問請問項籍何去秦
江山雄豪不相下衣錦遊戲欲及晨
霸王事業今已矣但有太守朱兩輪
還鄉據勢與古並豈有漢戰窺城闔
論安較利乃公勝行矣正及汴水勻

藤樽

枯藤生幽谷感縮似無材不意猶為累
剗中作酒杯君知我好異贈我酌村醅
衰意方多感為君當數開藤樽結如螺
村酒綠如水開樽自獻酬竟日成野醉
青莎可為席白石可為机何當酌清泉
永以思君子

次韻和緡叔遊仲容西園

春入禁城懷舊隱偶來芳圃似蓬家
番番翠蔓纏松上祭祭朱梅入竹花
客慢空勞嚴置兒酒多無用早成蛇
相公猶有遺書在欲問郎君借五車
栽松成徑百餘尺隔徑開堂似兩家
獸事共邀終日飲渴春先賞未開
花客來亭樹鳴寒鵲酒入肌膚憶冷
蛇衰病不勝杯酌困醉婦傾倒欲乘
車

宣統元年...

...

...

...

...

...

...

...

...

...

...



